



长颈鹿丛书

纯情少女

张玲著

.5

纯情少女

张玲著

BK92114



B 557617

纯情少女

张玲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7.125字数：110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7760册

ISBN 7-5008-0372-9/I·101 定价：2.55元

内容提要

美丽善良的海桃红自幼憧憬跨入文学的殿堂，等待她的却是无休止的烦恼和痛苦。道貌岸然的侯编辑的无耻引诱，阴险残忍的“小炉匠”的污辱迫害，使她如一只受伤的羔羊四处逃窜；年轻画家真诚的爱令她欢欣，却是一种有悖于道德规范的恋情，因为他已有一位显贵而狠毒的妻子。他的软弱和虚伪，最终把她推向了茫茫大海……

责任编辑：梁光玉

封面设计：宋 丽

给我天空，给我水，给我希望。

为我的爱，为我的血，说句公道话。

——少女遗言

引 子

“铛！铛！铛！……”钟声又响了。天主教堂那座无与伦比的双尖顶红色砖楼，将庄严的身姿探入浅灰色的春天的浓云，用森严的十字架俯视着黎明的街市。

每当这时候，这座有300多年历史的海滨城市，总是显得特别宁静。每一条石头铺成的街道，都洒满了湿湿的雾露，风和树叶儿在说着悄悄话。而一种长年卧在大海里的海老牛导航器，则把那凄凉的暮年的吼声，从城市的最南边送到最北边，再从最北边传到最南边。

S城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至今依然同钟声一样荡漾于人们的记忆。

据说，在这座深红色的天主教堂下面，埋着50位身穿黑色圣服的美貌的修女。她们全都是为了躲避红尘烦恼而当修女的。谁知道，美貌使她们凡心不改，屡屡败坏教堂的名誉，因而在砌这座神圣的大厦时，主教让她们喝了“圣水”，长眠于地基之下。近百年过去了，每一个春天，她们的魂灵都要随着钟声从黄土下面飘然出来，寻找人世间的爱。她们或者变成貌美的少女，或者变成沉默的寡妇，披着淡青色的雾，踏着芬香的晨露，在街道上，在大海边，徘徊着，寻觅着。

然而，真正应当使人们记住的，却恰恰被遗忘了。那是一座离小城不远的革命烈士纪念地。

如今30岁左右的年轻人大多不会忘记那一座庄严肃穆的陵园。60年代，当他们脖子上还戴着红领巾时，总要在清明节来到这座陵园，向烈士墓敬献花圈。那些碑文字数都不多，而每一段碑文上面，都十分生动地记录着烈士的业绩，都是一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正义歌。孩子们几乎都会为烈士献上一支相同的歌：

山鸟啼，/红花开，/

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

墓前想烈士，/心潮如松涛，/
今日继红旗，/明日跟上来……

从60年代到80年代，虽然时间不长，但却淡漠了人间对于这些忠实战士的爱。现在不仅不再有人给烈士献花圈，而且，烈士们几乎失去了葬身之地。那些铭刻着战士业绩的墓碑，有的被盗走，有的被当做石头砸成方块，盖了猪圈。一样平秃的坟头，生满了野草和刺酸枣儿，分不出张三墓还是李四坟。而坟与坟之间又挤进了新坟。

如今，火葬虽然在逐步推广，但是死者的亲人常常相信死人还有灵魂，他们不愿让亲人在炉里变为灰土化成烟，于是就变着法儿找土地埋葬亲人，而土地已越来越宝贵，有门路的人们便开始往烈士墓上想法子。不知何人何时开了头，这块烈士义地变成了高价出售的墓场，在埋葬死人之前，只要给守墓人几百元钱，便可悄悄安葬。

开后门的歪风不但没在人世间煞住，而且又把“阴曹地府”的后门也打开了。

守坟墓的人已经换了许多茬。年轻人在这里干上一年半载，有的成了小财主，有的成了万元户，腰包鼓起来，拍拍屁股就走人，再换新的又是老样。换来换去如同走马灯。

民政部门为了管理好这片义地，煞住不正之风，决定挑选一个年纪大的老实人，作为这烈士陵园的忠实守卫者。

经过几番挑选，一位叫安达的老人被录用了。不知道他以前的职业是什么，只知道当年他是解放这座小城的敢死队员，攻城的炮火中那么多战友都倒在了血泊中，他却冒着枪林弹雨把一面五星红旗插在了这座城市最高的市府大楼楼顶。可以说他是解放这座城市的英雄，他55岁了，一直孤身生活。他长得又矮又黑，满脸是黄色的老年斑，头发已全变黄了（而不是变白）。上半身生得长于下半身，肩膀宽而腿却瘦如干柴。尤为惊人的是他那双金鱼似的凸出来的眼睛，没有亮光，似乎他没有瞳仁，只有黄麻麻的眼球。如果在夜晚，从他的头部往脸部望去，那对凸出的眼球仿佛要掉了出来。

大伙都说选他合适。说他长得象钟馗。不但能镇住死鬼，保护英灵，更重要的是可以镇住那些走后门的活鬼，端正社会风气。

这样，安达老人就来和他死去的战友作伴了！

安达老人到职之后，非常失望。他原以为这块神圣的革命烈士义地会是个安静的地方，却不知它每

天都受到一批批外来人的打扰。他们到这里来砍柴、烧纸、哭泣，临走时甚至还要顺手偷走守坟人的东西。

基地的确荒凉，由于缺少管理，不少坟头变平了，有的露出了腐烂了的棺材板子，有的甚至被掏空。这倒不是烈士墓里有什么文物古宝，而是里面有獾。近几年，这种动物比以前更为珍贵，一只獾拿到S城的码头上，能换到一笔为数不小的外汇。因此，设法捕捉它的人多了起来，而它繁殖得很慢，即使它能繁殖得象猪一样快，恐怕也难以赶上人们对金钱越来越强烈的需求欲。人们在捕獾的时候，往往随便将棺材拆烂，将腐朽如泥的烂砖头扔得到处都是。有些墓碑已经歪倒了，有的被砸断。几株孤零零的枯树枝上挂着串串纸钱，在风中拂拂摇摇，哗哗作响，听了让人倍感凄切。

至于那间孤零零的守坟人住的小屋，则更令人恐怖。它是用不知哪个年代的几块高大的雕龙破石碑做四壁搭成的，那个高高的小窗口，只有巴掌大，里面除了有一张用古碑烂砖搭成的石桌和一张旧木床，几乎再也没有什么了。值得庆幸的使，墙角还挂着一盏半新不旧的马灯，不然，即使钟馗在这里呆上一夜，也会被吓掉魂儿的。唯一使安达老

人宽心的是，这里埋葬的死者，都是当年他曾经很熟悉的战友。

远处墓地里，一群孩子在一座坟上笑闹着，安达十分生气地追了过去，那些孩子竟然不肯走，好象一点也不怕他。他发现在诸多的坟墓中，有一座新坟被孩子们踩得秃光光的，既没人去添土，也没人送花祭奠，甚至过路的妇女也要狠狠地唾骂上一句：“贱货……”

这使安达老人百思不得其解，这墓里安葬的是什么人呢，怎么在人世间留下了那么多的仇恨，即使死后，也还有人不肯饶恕呢？！不管人怎么样，死了就是死了，怎么就不能对一个死者宽容一点呢！

他曾多次赶跑那些在坟头上践踏坟土的顽童，有一次竟被他们用烂砖头打破了头，并在那个坟头上齐声质问他：“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接着便跳着脚地齐声唱骂：“扒灰的，破鞋头，埋在土里也臭臭臭……”

看来，死者是个遭人恨的女人了。

一天，安达非常意外地发现这座坟墓填了新土，坟前摆着一个完全是用鲜花做的花环。这花环在乱坟中的确是华贵而且极有色彩的。遗憾的是，送花人没有把自己的姓名写在上面。安达老人心里

挂了一串问号，送花环的人是谁呢？是死者的什么人？这人是什么时候来的呢？为什么他竟没有发现？可见那送花人是躲避着人的。

更奇怪的是，又过了几天，有人竟在这座墓前又竖起了一块高高的，用白色大理石刻的墓碑。安达想，这石碑肯定不是在白天竖起来的，他不曾看见有人来过，可是夜晚又有谁有这么大胆量，竟敢进入这荒凉可怕的墓地立碑呢！石碑上还刻着一行字：**少女海桃红之墓。**

也许是老人的心理作用，他觉得写碑文的这个人对死去的姑娘有过多的柔情。碑文完全用了仿宋体，恭恭敬敬地刻下少女姓名，而在碑文上面的那个小方块里，另外精心刻着一个小天使。她用秀丽的眼睛盯住这片荒凉的坟地，奋力地扬起双翅，要飞起来。可惜，它不曾离开这块土地半寸，没有了生命的她，只能同死者在一起共度夏热秋寒了！

安达看着这块墓碑，想着这死去的少女在死后还这样饱受人间的风刀霜剑，不由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天，安达老人被风推门的声音惊醒。他觉得推开门的决不仅仅是风，似乎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有些象人在蹑着手脚走路。自从这位少女的墓

碑在墓地里亭亭玉立之后，他那颗苍老的心居然害怕起什么来了。他觉得有一种幻觉时时地在他眼前出现。当黄昏从坟场上离去，他总在苍茫的暮色里听见一位女子嘤嘤哭泣，象湿气似地袅袅地从那新碑处升起来，在褐色的古树杆和苍劲的树冠上扑伏着呜咽，声大时如同狂风呼号，声音小时又似风草私语。这哭声似乎已持续了一个多月。更奇怪的是，每当老人在恐怖中度过这样的夜晚，而第二天清晨出门探望时，总会看见在那个坟头上又添了新土并摆上了一个新的花环。那带着露水的花环，象一只美丽的相思鸟，潜伏在黄土上，迎着微微的晨风楚楚地抖动着。

在青色的黎明的曙光里，他从这个巴掌大的小窗口隐隐约约看到有个人影从坟堆里匆匆消失了。安达老人心里想，即使是真有鬼魂，也还是害怕黎明的，他壮着胆子，悄悄拉开门，追了出去，地上湿湿的，风儿象人的手一样地推着他的脊背，他急急忙忙跑到墓地，什么人也没有看见，还是一片凄静的坟地。

安达老人确信是自己做了一场恶梦。

早晨的阳光从小窗口和门缝里射了进来，照在他脸上和肮脏的被子上，暖洋洋的。

老人坐了起来，他感到头有些微微地发痛。用手摸一摸后脑勺，象撞伤了似地疼痛。

他拉开房门，走到院子里，刺目的春光使他眯起眼，向着远远近近的大小坟头眺望，他好象看着战友的张张熟悉的面孔。最后他把目光落在那座新坟上。他又大吃一惊，坟头上的那个还不曾枯萎的花圈又换了新的。他壮着胆，心里想着那个似梦非梦可怕的人影，走到新坟前。

这里寂静无声，太阳普照着死去的魂灵和挑着露珠的野草，四周散发着一股异样的香气。

老人弯下身，伸手动了动花环，它扎在坟墓前，很牢固，象是死去的人在坟里牢牢地举着它似的。

花圈美丽极了。同往日的花圈不同的是，它完全用紫罗兰的花枝精细地编织而成，水灵灵的花朵象一串串紫色晶莹的熟透了的葡萄。

“天呵！”老人叹了口气，他坚信自己快要死了，他所见到的，是聊斋故事里才会发生的事。

于是，老人对着这片坟墓，不由地发起呆来。他觉得也许他要死了。死亡前的人才会有幻觉。可不管怎么说，他不愿意死。虽然他孤身活得艰难清苦，但是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总说，打了一

辈子天下，要亲眼看看2000年是个什么样儿！

哦！这个可怕的死去的魂灵为什么要折磨他呢？

他弯下腰，眯着眼睛去看那墓碑。上面竟还刻着一行非常娟秀的字，不象是刻碑文，倒象是在写情书。这是一行古诗。老人有些懂，又有些不懂。他战战兢兢又往下看，字变成粗大的工笔：×年×月×日，少女海桃红自绝人世，时年21岁。

“是个自绝人世的姑娘！”老人有些颤抖地对墓碑弯下腰，他悲凉地对她说：“求你不要再来折磨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了。若是你有冤，去找冤家吧！”

风儿嗖嗖地从坟间穿过，摇晃着那只花环。上面沾着的露珠晶莹透亮，象人的眼泪一样越滴越长，终于坠落下来，一滴接着一滴，一滴接着一滴，渗进惨黄平淡的土坟里去了……

不知又过了多少天。天气从初春转为深春。而坟场中的野草也由鹅黄变为深绿。

坟场里的几株枯树，有的冒出了绿芽，而小鸟也不知从什么地方飞回来了，带着对春天的惊喜和感叹，争先恐后地歌唱着。它们的叫声使老人暂时驱走了恐怖，同往常一样，他到坟场去巡视。

人有一种怪癖，越是害怕什么，就越是要看什么。他本来想尽量避免去看那个叫海桃红的女孩子的坟墓的，但心与愿违，他几乎每天第一眼看望的，就是那座坟墓，他不知道她生前长的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这种神秘的，没有答案的猜测却如同一本读不出结尾的书，每次打开看，每次都有一番不同的感觉。

这天黄昏，安达发现离坟地不远的地方蹲着一个人。他以为又是割草的村民或者来玩耍的孩子，便喊：“走开！快走开！一会儿鬼魂就都醒了！”他总爱讲这些半真半假的话。但是，当对方慌乱地站起来，并且面色苍白地注视着他时，安达马上注意起来。

那是一位贵人，确切地说，是位有身份的城里人。他穿着银灰色西装，系着“金利来”领带，肩上还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木匣子。

安达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他见过许多世面，并不土气，他用锐利的目光象扫雷器似地一描，就立刻猜到，这位贵人在画画。可是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很少有画家来画坟。美术嘛！美术就是艺术。艺术的目的，不是启发人们从困难中看到光明，从丑

恶中看到善良，从不幸中看到幸福吗？

那个人还在对着安达痴痴地望。他的样子显得十分孤独，头发蓬乱地，脸孔白得象白纸，两只眼睛是两个黑黑的光孔。如果不是风儿摆弄着他背在身上的绿色画板，他简直是个木头制作的，来吓唬麻雀的稻草人呢！

忽然，他竟象疯了一样，迈开双腿朝安达老人奔过来。他的腿又快又急，简直不象人的腿，倒象是两条在逃脱可怕命运追逐的生灵，在惨红的夕阳里一前一后，一后一前地抖动。

“干什么的？”安达问。

他警惕起来，同时用握过枪杆子的粗糙大手，握住身边的一根松树枝。

“安达伯伯！”对方大声喊。声音异常嘶哑，他已经跑到安达身边来了。

安达呆立片刻，终于认出他来了。老人变得很激动。人在暮年能看到青年时代的熟人，是幸福的事情，就如同又看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一样。安达老人竟满面微笑地愣在了那里。20年前，眼前的这位年轻人还是个少先队员。有一次，⁽³⁾在扫墓的时候，安达被少先队请来讲故事。故事讲完，这位情感丰富的少先队员为活着的英雄安达画了一幅叫做《敢

死队员》的画。画中描述的，是安达冒着炮火将五星红旗插在市府大楼顶部的动人情景。那张画虽然画得十分幼稚，但却似乎不是用墨画出的，而是用少年的赤诚的情感所做。非常动人。之后，少年由此而成名。事过境迁，20余载，他，为什么突然又出现在这早已被人遗忘了的陵园呢？

安达眯起眼睛，万分感慨地拉住了来人的手，抖动着喉音说：“郑拓！我以为这一辈子，咱们爷儿俩不会见面了！怎么着？你不会笑话我越混越不成样了吧？”

郑拓将一张生得极其英俊的年轻的脸色久久地贴着安达的手，过了一会儿才说：“不，我得感谢您老。”

“为什么？”

“为了她！”

郑拓说着，打开画夹。那里面夹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的头像。她正从一座枯坟中往外爬，奋力地挣扎着。

安达的心猛地颤动起来，小声地，仿佛怕人听见似地问：“你这画的是……”

“海桃红！”

安达抽了一口冷气，不由地将双眼细眯起来。